

# 唐書

傳百二十四之七

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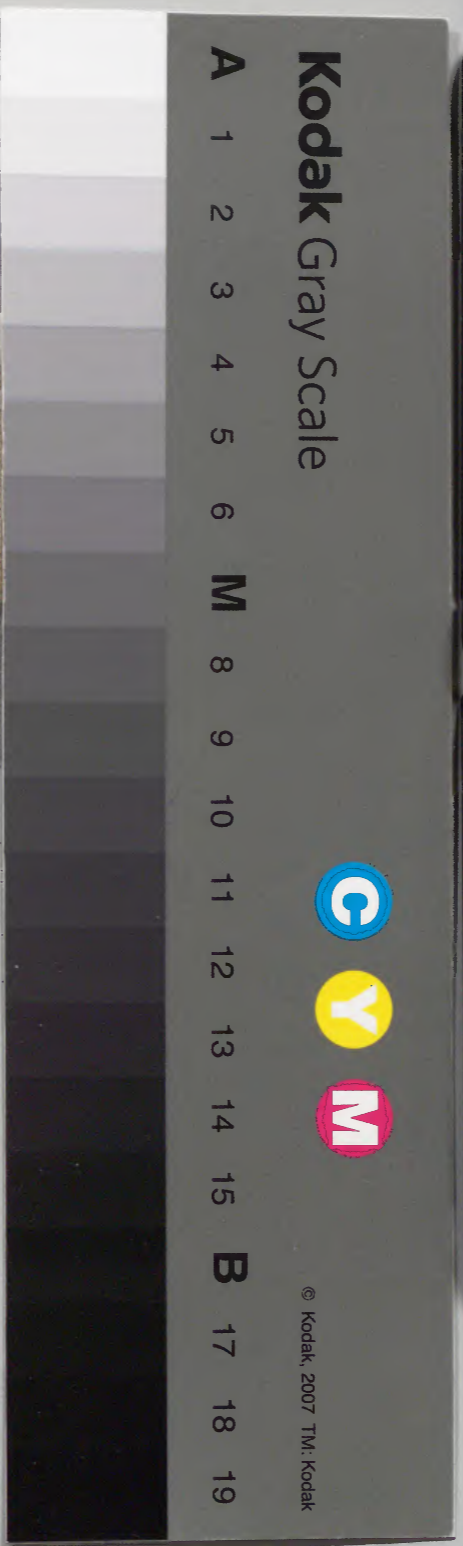
5  
2  
3  
41

東 京 圖 書 館			
五〇冊	五二架	五三函	五九六類
			漢書門
			正史類

漢書門			
五〇冊	五三架	五九六函	五九六類

內閣文庫		
三二〇函	五九六架	漢
一四架	五〇冊	五九六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0	
冊數	50 ( 43 )	
函號	320	3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儒學列傳中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一百九十九

宋

祁

奉

淺 敕 華 文 撰 序

郎餘今定州新樂人祖頴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

業中為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

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并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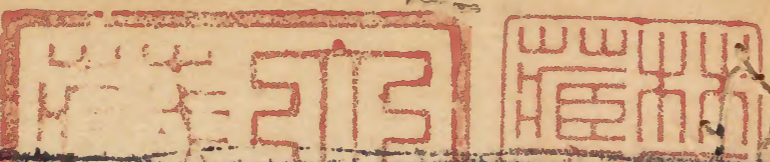
諭山東為實達德所獲增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

謚曰平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

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

而松栢為林也從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淫屠者積薪自焚

長史裴嬰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遠



度教義反其所欲公嘗察之母輕生與試廉按果得其蔽  
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老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  
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左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  
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議謹下  
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名倨貴視選者不以  
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  
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  
嬖譖敬敷死獄中又更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  
按餘慶謾調不能得其情日取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  
慶自寺在朝廷以明去矜經一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  
弄墨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浩君五月乃在餘慶少谷按  
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  
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  
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  
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貧殘廢○徐齊暉字將道湖州長  
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  
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  
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于芳林門時姑爲  
帝嬖好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  
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咸宜初詔突厥酋長子弟

得事東宮齊肅上書諫以為亮表負頓之裔解辨削枉使  
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進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肅言於帝曰  
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  
公廟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  
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肅善之又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  
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與斷州司  
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為賦異之十  
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為汾州參軍事遷萬

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有五聽今有三覆慮失情也  
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  
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  
人威福耳臣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  
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子難則於它  
親不復致疑今異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  
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待衛臣請如  
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  
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為申釋常  
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

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  
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  
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帝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  
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撈死俄以禮部侍  
郎爲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  
士脩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  
擊姚州弭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  
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  
古發劔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  
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蕩路閉不通者數年

天也昊天之恩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  
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  
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  
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完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  
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禘祖宗皆配食也祭昊  
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  
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  
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

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木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旣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脩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逸遇情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疆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真觀末官申州周司馬敬淳力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脩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畧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後坐蒸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擊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

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鷙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扶而號傲潛不爲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冬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勅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惟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楮寫藏祕書有召

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憚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綠罅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暮之喪三年暮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

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  
喪至禫凡二十七日今旣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  
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又痛深者愈遲何歲  
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  
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而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  
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  
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道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以禮  
巨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而姊服孔鯉不能過菴哭母  
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世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  
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氏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  
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  
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  
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  
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德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  
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  
良厚擢太子文學系進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脩  
飭嘗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  
誅坐廢卒于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二者特由水墨之  
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

余比虞若以不臨高故也聞虞被中畫殿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高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壇爲視隊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魯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儀禮朔也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于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禘日祭會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壝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稱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公

革何專古而况所聞乾陵宜朝脯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  
所司之于費可減朕常膳為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  
思皇后祔葬后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  
后禭衣復寢宮舉衣重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  
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欒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  
書欒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  
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欒駭奏太子七咎  
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

及太子不會令乃惠諸王

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欒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  
壽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授比崇訓死之兆請視諸王詔  
曰安樂公主與永壽不異崇訓之墓當為陵不疑欒  
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小及雍王雍墓不  
稱陵崇訓親王而得假是名豈不可王天怒出祭陳州刺  
史欒曰昔所請得行雖遠何如元初為  
父行言仕為葬王司墓亦以邊陲崇訓封  
王傳謫曰景

丑知貴州刺史  
人持口擊破

其心內若刺正而後為悟志思開通遠徧明之經諸生嘗講說  
者更其面受大義長安中擢主簿文德遠太常博士中  
宗時武建言以涼武昭王為上廟始祖武宣議武昭遠世  
非正業所因乃止出為漢中令坐事劾去官去時歲滿當  
侍解瑞亦罷歸與知章輩思經術事計然張說表諸朝  
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結定祕書奏知音是  
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懸解弟子貧  
者賜給之性和厚人  
帝樞果為中計知立  
為禮部員外郎卒官

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  
則資人何以取資且吾  
行於時明人孫季良等

禮部員外郎一名聖任麻也

頌其德刻著東都國  
左拾遺集賢院直學

禮部員外郎一名聖任麻也

張齊賢茂州校人聖  
告朔丁明堂讀時令上

以上四方朝集使

皆列於太常博士碑間不謂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王  
漢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人字正以之吉布政於邦國  
鄙于寧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去漢聽朔同說今元日讀  
時令合亡也魏朝事獨鄭玄以祭制月令上五帝五官因言  
聽朔必以待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聖其言若曰月  
令曰其帝大且其神百世謂宣今吾人比也時務業月令

有之故云亦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者諸侯禮也春  
秋不視朔遂登臺又說八君月告朔以正廟事祭為朝享  
為百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禮  
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謂羅告朔則祭之應古禮  
齊賢不疑其說實曰部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  
言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  
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王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  
言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  
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告天子元日一告朔  
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為朔  
故世人繆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  
身在諸侯不知王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  
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  
故以文武作配且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  
於廟天子受朔于天且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  
天子月告祭頒朔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  
事太宰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  
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若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  
不可罷風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

帝取宗祀曰清廟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  
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  
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  
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  
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文冕而朝日東  
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  
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  
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  
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  
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  
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  
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  
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父之齊  
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柰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  
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  
豐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  
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與呂氏春秋言  
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  
主用所宜木其民雨之社與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

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蓋賈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  
天子親征載以行焉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  
天子太社方五丈誘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淮十  
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  
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  
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  
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  
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方色  
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  
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即位因武后東  
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等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  
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  
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  
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高稷也高稷與祚景皇帝是  
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  
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  
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  
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  
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



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  
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  
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  
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  
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  
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  
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為  
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為  
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  
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列於廟為七室西  
京大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為  
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  
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  
君子見樂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遣不受歷交桂二州都  
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為司府寺  
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  
左散騎常侍脩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  
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

至忠峯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沖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沖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名氏粲然衆矣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豳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旣絕後嗣蒙其福猶爲疆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

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  
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  
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田興也魏氏立九品  
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  
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  
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  
舉必稽譜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  
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  
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  
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常裴柳薛楊杜首  
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  
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  
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  
落六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  
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今僕者曰華腴尚書  
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  
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卽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  
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  
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  
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

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  
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  
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  
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不通歷  
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  
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  
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  
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者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  
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擊之  
望而不感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  
人質故尚婚媪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  
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  
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媪者先外族後本  
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慕榮華尚  
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  
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  
一孔者王二孔者疆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  
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  
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  
二孔也故疆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

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  
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存隋亂宜救之以  
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  
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  
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  
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  
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  
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士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  
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  
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  
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庶兩王所  
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  
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必路敬淳為宗柳沖常述次之  
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  
孔至為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  
潜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  
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  
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書  
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

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  
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禱之祖道易  
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  
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  
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  
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闕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  
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  
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歛賕諉法懷素劾罷之  
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  
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脩文

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  
學士舊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  
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旣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  
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  
時文籍盈漫皆衰朽蟬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  
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  
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  
可即拜懷素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  
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縝桑泉尉常述扶風丞馬  
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紹

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啟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  
直講金欽進士王慥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刑州司  
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員曹參軍毋奕  
榮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  
第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  
監盧補崔沔爲脩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  
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  
城門贈潤州刺史

曰文給與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

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沖考繼不應選者無量  
等奏脩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沖乃令斐述欽總  
緝部分踐猷愜治經述欽治史斐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  
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  
伯利徵彥直踐猷行果子釗直斐述灣玄默欽良余與朝  
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  
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排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  
書由是祕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愜仲丘老病  
還鄉里紹伯卒于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  
直學士利徵出爲山莊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于家子釗

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  
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  
曉左補闕章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  
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  
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  
徵後以協律郎罷

毅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  
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  
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  
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  
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  
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  
以毋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翦髮置棺中自誓事  
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鷺巢其楯  
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書從父  
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諭  
德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毋顏叔父吏部郎  
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寃敬仲得減死及成  
已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奧四世孫祖紹安與兄



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鄆勵志于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  
淪覆吾分湮滅有第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  
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  
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秘書  
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  
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  
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  
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庶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  
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  
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  
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輒  
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  
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  
系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  
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  
縣子謚曰溫子季詡字季和末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  
季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若思子至字  
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  
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剷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  
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

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均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此  
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挫有死不可改遂罷  
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二百

宋 祁 奉 勅 撰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  
墳典家濱臨平胡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  
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  
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  
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大常博士唐紹將欽緒固  
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  
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  
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是后不應助

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祭天無裸知此乃  
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  
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  
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  
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為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  
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  
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  
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  
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  
不少忍犯吾坐樹邪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為終  
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

隨以聽徐行又為設腰

輦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  
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  
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畧峻良博奢靡輕賦慎  
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  
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備羣神漢  
孝景帝黃帝橋山孝武皇帝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  
過趙封樂毅後孝宣皇帝一經家願陛下所過各山大川丘  
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與者並詔發祭自古高命之君

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盜賊人之災立人  
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達令功臣世絕  
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宗  
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冬獻又求武德以  
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由  
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  
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章尉盧樸江陽  
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曹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  
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招文  
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

寇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爲  
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  
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  
北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  
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  
選郝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資賜卒年七十  
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  
量朕師今其水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苑  
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

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絢五百匹賜其家始無量與馬懷素  
為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  
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  
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  
時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  
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  
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外  
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不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

自資也脯腊膜腠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  
百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

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

出石按惟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

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

元子買焉馬姓以藥一

健繼

止圓

之其聲亮

州刺史

石人騎常侍 守國彭王 一人告變考

二十人行 縣公充使

遠 懷素書

鹿王四部書 行冲并

考經 行冲 疏之

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 行冲

敬本 為五十篇 于官

戴聖所錄向已千載 立

類相比有如鈔投諸儒共非之至微更加整次乃

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問已因者

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

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為傳

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鈞黨獄起康成於

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難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

有餘科章句之徒皆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

有孫貴 扶鄭義條例之分歲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

羣言 歷平 精簡刊正其文龍若書畢以聞太示嘉

賞錄 宜所循 乃制諸儒甄分舊豈豈

悟事句之士學於其言擯廢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  
曰嘗看書迷傍觀必留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  
句是有二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  
常念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道不衆  
非非止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黃孔李  
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  
因學意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  
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  
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詔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  
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  
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實之  
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明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  
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  
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  
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  
鄭氏道備繁竊竊思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  
盡矣所疑猶未論馬元有一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  
替歷載三百士大夫取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  
博究釋疑其善徒欲父康成兒子慎宣道孔聖設講言鄭  
服非然則釋經之外皆難矣五也天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當有明君乎恨不與吾同世音道之行廢必有其責者  
歟何遽遠近之嫌邪俄而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  
禮部尚書諡曰獻

陳貞節 雋川人 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  
太子並建陵廟身入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  
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  
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國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侏金  
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  
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  
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  
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  
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  
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界秦秦將祀子  
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  
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袁祖尚不為限况天子  
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  
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  
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可隱於  
上伯祖也服總章懷伯父也服蕃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  
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



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  
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  
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  
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  
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至享肅  
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  
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  
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  
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  
穆位同則與二廟有上下者從福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  
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  
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禘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  
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  
廟壞天子舍神主去世毀營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  
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而之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廟  
二帝之驗也春秋魯無卒哭二而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公之三年嘗禘於閼上後太室  
壞春秋書其災曰禘雖閼嘗為之臣居君上是謂

失禮故太室壞一且兄三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  
乎莊公薨明年而禘春祫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  
冬禘不亦亟乎太室者所君以角曰其禮夷墮周公之祀  
太廟今壞意者三太室者所君以角曰其禮夷墮周公之祀  
先祭太上皇先曰後君皆躋曰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  
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而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  
有功今內主別何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  
不可下焉不可輕曰臣繼君猶子繼父故高不先繇周不  
先不備宋鄭不以帝之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邪晉  
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  
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  
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  
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  
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  
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  
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祝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  
以爲世方王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  
雖迭毀迭遷而三與禰亦嘗闕之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  
又曰為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王親取遠  
屬父子曰繼子弟曰父兄弟不相繼也廟尚矣借有兄弟代

立言統緒乎不得蓋謂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  
而惠帝不與之武帝孫景帝之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  
兄景世不列于廟及世蓋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  
帝蓋宗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幽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  
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  
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  
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  
帝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  
尚何議哉乎子猥引僖公逆祀焉比殊不知孝和并新寢  
聖真方榘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  
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  
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  
孤挺見迫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  
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真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  
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  
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  
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意如雷庶民譁訕  
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  
極侈詭攘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

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高圓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楊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二掌裸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其籍孺閔孺等幸臣爲之後漢卻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襲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賊職也古二君相見爲儼况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卽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卽博士之比漢太祝今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卽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一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

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孰悉其議故侍中  
祝謁者規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  
院脩撰踰年遷右補闕秘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  
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菽徹靈而心喪武后  
始諸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  
未安并下口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  
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

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闕人子之情愛一菽服於其

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闕百  
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

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  
服再菽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  
母服菽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  
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郎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  
菽心喪者再菽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  
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宗  
升菽齋抗新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  
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  
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

伯叔母如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并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  
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固極者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  
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  
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  
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  
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  
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嫡兼從母之名  
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諸  
據古為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之  
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法為母服或暮而  
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暮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復  
冰以官卒

王仲立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滄輸事有名當時  
終司門郎中仲立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崇賢脩撰起  
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立欲令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  
之莫可廢之之說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

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三禮詩春夏祈穀  
于上帝禮一率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  
之五帝遞王王者必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  
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  
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  
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立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  
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天  
雩帝用成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  
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  
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

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  
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  
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  
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  
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  
監

梁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顯慶初元初詔中書令張說  
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說其真學之士遂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  
會真於說說藉以明旨並賜衣幣禮侍讀子元擢祕書少

會真四門博士徐元景集賢待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元景章綽高宗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鬼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齊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曠韋述以學士從父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太子少師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

人為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時皇太子讀卒贈夏王傳始行果會真乃長樂二年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出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部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河鼓城人進士擢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曰千餘隋時為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也出罪畧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弊而廢條曰數曰自是輕重訟會真初其狀見之慟矣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



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有書且其以準加減比附

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

率而遠罪犯者雖責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

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重刑岳州及還復召與祕書

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主理評事咸廩舉入集賢院

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明助教范仙履為校書翰林

供奉呂向東方顯為校理未幾冬職知史官事遷考功員

外郎踰年與季良廩業知章口一向皆為直學士冬職俄遷

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負世事

况見日弟知壁安貞居貞頤貞自兼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結

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顯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

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履善講論後為道士開元集賢

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庸漢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香古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

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

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石史張說尹元甄薦為國子大成

五釋筮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

義並續史記皆未就勞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叙訣

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莊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

言有薦者召對其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兼脩國史固辭不起詔以道服視事乃就職顯集

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女贈左庶子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參軍以友婿李慈伏誅貶涪

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數諭不就以給

事中兼學士善書初為友悌云宗嘉其剛正更賜名從封

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回回形禁中親制贊以秘書監

卒年七十一贈文部尚書諡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錄新津丞請

五經羽林軍後置縣以集賢院交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

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瓜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隨滿

七中已六千二百決文二九重三四百祀當時莫能辨

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

恨物王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

於長樂驛至熱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

先識墓址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錄大同四年郤

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

上庚也祀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已也決辰十二也建

武四年二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

交故曰六千三百庚辰交三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  
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  
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北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為李  
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為堅判官貶  
夜郎尉卒子克鈞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  
宗以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盧  
僕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為學士終吏部員  
外郎兄備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  
官陳破賊勝策獨備上疏以為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  
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當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  
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  
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備終祕書少監  
睽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  
縫袂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  
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敵野商人承之以敬敬  
之敵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敵蓬救僕莫若忠夫文者忠  
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教且末設教於末教將奈何武王周

一德可觀也忠義駢將枕植中當猶能戰在法紀功則

卷之二

公承商之數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數甚  
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衰於民商周之道不勝  
其數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虞夏之化  
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  
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捐介從宜採商  
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  
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正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  
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古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  
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  
也  
且論語孔子所引悉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立明者蓋如史佚連任者又左氏  
能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丘明不諸國  
是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者立明非也助之助意多  
且類助門人趙匡陸賈其言弟也助卒年四十七其與其  
子異哀錄其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在損益質纂曹之號  
纂例巨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趙夫子  
者大曆時助在質以春秋蒞士句以詩仲子陵袁曹粉韋彤  
袁桂以禮蔡廣成以易張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子陵最卓異士自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  
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  
官弟子共葬之壬午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  
相李石因言士自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  
為異同但學者如汝其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乎求然後  
為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  
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  
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  
為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誦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  
西人以為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  
乃有惟圖畫具入酒壺解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曰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  
系至漢興刻以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寔興左氏與  
孔之同時以書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亦皆出子  
夏明人一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矣  
蓋平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多  
治春秋撫訃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愈之曰  
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  
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而未可必而必之則  
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

請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詭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  
動所階已

羣形京兆人四世從祖方實為武后時宰相形名洽禮德  
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  
寶中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  
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形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  
不祭園寢則有之真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  
中始有進食事始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參瀆禮薦  
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  
在邊曰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

全孝敬也潔服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飭美用七音詩之類

味所以燕賓安且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  
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  
欲數亦不欲䟽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  
䟽廟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  
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  
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味願罷天寶  
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  
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  
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容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

見前八上南州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負外  
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  
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  
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  
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  
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  
本靜今大興荒發冢役密邇非幽窅所安改之便形曰先  
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  
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  
百成猶更營作山巔丹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重改先帝創寢宮  
相李德裕等引形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  
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音於禮宮  
之南九坊三坊曰園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  
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闕翰林  
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妻以九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  
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  
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  
也夫褻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  
 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初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  
 得對百官懷懷常若兵在與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  
 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忿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  
 色曰需等母遠退極道不白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  
 太后又不得意且急京密附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  
 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太祖位東嚮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  
 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

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  
 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  
 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  
 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嚮中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  
 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  
 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亦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  
 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  
 藏祫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  
 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  
 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



禘即太祖亦不得全其祀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  
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  
無與上至禘祫時製原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  
以教天下之孝也沉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  
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  
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  
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  
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  
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  
故高皇帝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  
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  
享願下群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  
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  
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  
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  
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  
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  
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也惠遷高廟在太祖  
後而及禘祫世祖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  
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  
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  
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  
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  
昭景穆不記謨議習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  
謂嘗禘郊社無二尊廢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  
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  
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  
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貞九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  
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  
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  
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  
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  
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  
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  
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  
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  
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  
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  
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

周未受命之祧率先三皇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  
 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  
 而下猶先王也請則廟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  
 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  
 外郎裴樞曰禮親親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  
 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  
 祖之義在太廟之外於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  
 瘞主於園亞宮蓋請瘞廟兩階間耳據左氏自證曰先王  
 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於郊  
 宗一曰室是謂郊宗之祖且謂之室中為石室以處之禮不

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廟王所居未有卑  
 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亦宜王宋漢晉舊章祫  
 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  
 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獻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  
 人情順也言北少室章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  
 之歲常以獻東向率獻而禘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  
 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為降獻無所獻時諸儒  
 以左氏子齊聖不先食請獻主禘東向太祖暫還穆  
 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立明正文公逆祀儒  
 者安知夏后世數未幾時言西不先祭乎魏晉始祖率近

始祖上皆有遷主引廟官請則亦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桃則祭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求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與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上德明與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孫愈實衆議。自由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求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壇遷主皆藏於桃。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為桃。去桃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祭。宮以祭令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

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右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與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與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奏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已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預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

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  
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  
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  
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寤占山上宦  
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  
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祔宦人帝曰京議善卒  
不徙帝噐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  
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已帝使詰辨無狀然  
猶自考功負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  
忘者中傷中人問齋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  
言者中傷中人問齋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  
言者中傷中人問齋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  
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  
李善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宜召亂爲我  
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  
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  
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  
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剥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  
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  
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

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關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鏞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

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別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今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

華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  
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  
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  
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青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  
臣謂三年則太重准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叙  
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  
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  
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  
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  
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  
且皇天天下之母其父母之庶也以天下之為士庶降  
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之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  
公門變服今甚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門以  
墨衰會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  
母禮典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  
令名我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  
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二日而除皇太  
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  
不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  
哀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

哀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



卒與十一月小祥十二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即墨服獲  
詔問質實以爲難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二文遠甚宰  
相乃言太子舌皇后喪至朝則袞承慈實臣子至行唯  
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大臣謂  
言行於外而服異於時事非至公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  
叔則議天子從之及重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  
服期繇諫官初非朕心陽當守前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  
以果州刺史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似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

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刺史矣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

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

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爲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

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

邪闢之不可服捨之斥爲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

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上猶右臂

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

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

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

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錡季安爲司徒  
官不擇人盧從史丁臯暮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  
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  
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  
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  
蘊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  
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  
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  
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  
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當杖殺客陶玄  
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賊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

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  
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  
脩撰憲宗將耕籍詔公肅早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  
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  
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  
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  
爲夫人以聞大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  
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

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  
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  
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拔一娶為比使子孫榮  
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  
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  
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  
其比柰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  
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  
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  
宗祥月太常奏胡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

後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謂前也與晦

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  
為常及至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  
納后疑虜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正洽等引忌時  
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  
徹樂事喪則禮革三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徒月  
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及重今茲太常雖郊廟  
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  
無故而徹也頌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  
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憲蘇運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為知  
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  
其為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為侍講學士  
與王起皆為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閻絀吳子餘祭問閻  
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  
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閻寺令宦人也若不近刑臣以為  
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  
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  
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曰辭疾罷為兵部侍郎  
憲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  
堯佐最先進又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  
佐位諫議大夫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文藝列傳上第一百二十六

宋 祁 奉 敕 撰

唐書二百一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俗  
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印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  
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  
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  
輩出擣嶠道真沈澱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  
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  
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翻奉則李嶠宋之  
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

唐書一百二十六

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諸怪則李賀  
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  
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也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  
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  
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  
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  
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  
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  
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  
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言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以為尚書左僕射朗在陳  
為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灑然  
無所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為芝草嘉蓮  
一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  
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  
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燕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  
仁洗馬魏瓘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  
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章綬記室參軍  
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  
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詔議參軍事靈龜編書靈寶

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閣立德參軍事歷元敬  
蔡允恭王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燧  
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  
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  
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  
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  
為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為文學館學士朗累封  
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  
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  
滂為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

世亦數矣皆死宋難言即齊梁以中外人物為  
海內冠雖取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  
為伍朗孫誼神功中為蘇州刺史馬張沛者侍中文瓘  
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宣天下中門也誼曰夫  
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者合是也山東人尚婚媾  
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以足尚邪沛大慙承序  
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公治尚慈簡吏民懷德  
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同梁陳名臣子弟誰可  
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盡散有忠憲者朝服立後主傍  
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位羣臣表劾進而憲子給事中承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家稱疾不肯署令其少子承序風  
殊清言以無愧先烈帝乃  
召拜晉王文兼侍讀加弘文館學  
士卒如從祖第利貞陳  
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為太常博士  
周王出讀及王立為太  
子百官上禮帝於大會羣臣命婦  
官宴且政殿設九部伎  
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  
非命且加宴會倡優進御  
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  
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  
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亦棄  
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  
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  
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  
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訪  
請遷守德仁與從兄德

其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

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法  
為太守鄱陽王伯山

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  
在陳為吳興王文入隋

揚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暹  
之厚徙封祿復為所屬

王廢官更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  
晉補河東司法參軍素

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其太子封隴  
西公以德仁為友度抱

為記室儀並遠中舍人以年者不  
更更職徙洗馬與蕭德

言陳子良者為京官學士貞觀初  
遷趙士友卒從子紀敬

亦博學高宗時紀為太子洗馬豫  
修五禮臣歎率更令兼太

子侍讀皆為宗賢館學士抱著陳  
衛史山丁承京孫開皇中



為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年弘  
成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  
賞及在龍西府文機皆出其手  
給筆於今自序授筆而  
不宴坐中獻頌太其嗟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允民尚  
書大聖太子美姿容工為  
詩人隋歷起居舍人煬帝言所賦  
必令諷誦遣教官人允

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  
山固筆跡是疎片帝遇  
弒經事字文化及書建德歸國為  
齊王府參軍文學館學

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  
春秋  
政仕其齊為散騎常侍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  
魏初應詔對策高第歷

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壤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  
書陳得恭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嘗為  
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一篇頗言  
天下又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  
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  
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授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  
賦其序大略言治志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生  
莫不然桀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  
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  
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

嘉慶庚午年  
五十一  
五  
監生彭應登刊

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  
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竟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  
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王諫真紀以勸封  
禪時李百藥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  
潭令蘊古洵水人敏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生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信明  
之生五月五日方中有異鵲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  
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崔五色而  
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疆記美文  
章即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下

至上隋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  
者為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日夏王英武有舉天下  
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况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  
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  
吾屈身賊中求斗筭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  
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寔之門至自負嘗  
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刺史參軍蘇世翼有  
亦驚倨數忼輕忤物遇信明中謂曰爾公有親落吳江  
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世翼篇世翼嘗末終曰所見不  
達所聞投諸水引志云世翼與州刺史湯人周儀同大將軍

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謫流死有相謬之者得行於世信國  
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為酷吏誅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文胤之少志與孫高壽李元龜

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

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梁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

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

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

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

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姓沈六

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

下階名全宥其眾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

租延祐責全入眾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

丁建等遂叛合眾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

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

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

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

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懸衡萬民所共陛下用

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

從之今日從明日攻下何所從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

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此部員外郎監

成化十八年

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  
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子知柔性  
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  
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  
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  
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  
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  
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  
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  
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  
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  
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  
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救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  
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  
脩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  
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  
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

成化十八年

卷之二十一

崔生簡

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  
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諫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  
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  
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  
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  
番判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  
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  
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  
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  
喪當遷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暉別有

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  
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  
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  
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  
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  
司馬周季重司戶郎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  
酣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  
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  
蘇頌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

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舉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二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會及郊備奏賦二篇帝嘉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左拾遺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台稱述且言先王怒惡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迄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等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地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事臣故舉按泥塗之辱則臣之迹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沈蕪... 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宗立旨... 翔上謂... 客董廷蘭... 司雜問宰相張錫... 稱瑄宰相子少自樹... 公輔陛下果委而知之... 於簡酷嗜鼓琴... 昔人青一至玷汗... 細錄大所以冒死稱... 死再賜骸骨天下之... 所在寇奪庸家寓... 省視從還京師出... 秦州負薪採橡粟... 兆功曹參軍不至... 帥劔南表為參謀... 親至其家庸見之... 瞪視曰嚴挺之乃... 一日欲殺庸及梓州... 劫史章... 集吏於門武將出寇鉤于

無給榜雄... 天子入蜀庸... 至德二年亡走鳳... 布衣交瑄時... 言罪細不宜免... 若此罪絕言者... 乃解庸謝且... 有大臣體時... 論許瑄才堪... 於色然性失... 非瑄愛... 志氣挫... 陛下... 聖心陛下赦臣百... 帝自是不甚省錄時... 至饑死因許庸自往... 輒棄官去客... 西郭召補京... 西川往依焉武再... 武以世舊待庸甚善... 而性褊躁傲誕... 嘗醉登武牀... 若不為忤中衛之... 武將出寇鉤于

簾三左右白其母奔取得止  
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繼唐下  
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  
素陽游嶽祠大水遽王涉旬  
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  
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入醉一  
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  
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  
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  
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  
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  
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  
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  
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踈  
律詩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音質反好  
麗者壯遠不逮一擊皆自名

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  
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  
甫乃一取餘殘膏賸馥沾西  
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多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  
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  
章頓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  
杜文章在光燄革文之誠可  
謂六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  
歲善文八辭九歲得顏師古  
注漢書讀之作志以補其  
缺德以劉祥道巡行關內勃  
上書自陳在道表其對策高  
第丁未及冠授朝散郎數

獻論關下流王問其名召  
論次平臺祕畧書成



王愛文重之是時謝王閻難其書文撤英王雞高宗怒曰  
是且父構汗出府勃既廢定之南嘗登其憤山曠望慨然  
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問流州多樂章永補參軍倚才  
陵籍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以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  
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  
遷父陞今勃往省度海漸  
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  
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  
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  
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  
元磨墨數外則酣飲引被覆

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  
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  
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  
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  
者曰易有太極子免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  
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  
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  
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  
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情短祚乃

嘉祐靖戊午年  
吉嘉靖戊午年  
吉嘉靖戊午年

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  
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為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  
周愔天空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老采勃  
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愔為閏右相李林甫  
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  
璵表上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  
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鄴公尊周漢為  
二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  
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負外郎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  
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魏王後鄴介二公復舊封貶  
崔昌烏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勃兒勵弟助皆  
第進士勅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寺五王出閣有司具  
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勅召五吏執  
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  
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勅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  
衡才至是語驗勅素善刘思禮用為冀州刺史與慕容  
謀反勅與兄涇州刺史勅及勅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勅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  
為監察御史中裏行初勅勅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  
樹其後勅勅又以文顯勅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

嘗詫韓思齊思齊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齊曰生子若是可誇也熟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袁豪俊克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

下中宗時贈著作郎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養請鄧

王序與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劑都病去官

居六日山得方士玄明膏服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

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藿裝璣之章方質范履冰等

時時供衣藥疾甚足孿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三園數

十畝疏穎水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照隣日以富高宗

時尚書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歷聘賢士

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魏瓘訣自沈根水賓

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

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泚州總管表掌臺吳不應

調長安主簿武后時臺上疏言事下除歸海丞趾鞅不得

志棄官云徐敬業亂著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以天下斥  
武后罪后請恒享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女在矍  
然口誑為一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美此人敬業敗  
賓王亡今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亡日崔  
融與云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  
以企之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  
減王取口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  
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六美三無施  
不可當加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雲霧為之雷俱發  
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閣朝隱如履履  
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  
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臆  
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  
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栝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  
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  
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  
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  
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  
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

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誘其不知守鴨渌之險莫離支  
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  
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議禁中萬頃與周  
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  
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  
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比門  
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  
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  
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  
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鳳  
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  
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帝以金銀杯酌酒飲之  
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  
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  
門衛兵曹參軍舅孫欽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  
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  
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  
匿山中賊以名購正思專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

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  
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  
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寇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爲華州  
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常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  
歷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  
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奧助即召  
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郾坊觀察使一切辨治  
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  
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  
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  
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季方正色  
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  
同州刺史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宋 祁 奉 敕 巽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爲武后脩三  
 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  
 王無競尹元凱高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  
 選書成遷右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  
 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  
 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  
 其子曰霸陵原西視師吾樂之可營墓樹松焉及未  
 病時衣冠往寢石榻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

唐書二百一

實其漢子季卿亦能立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  
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鎮州別駕代宗立還為京兆少尹復  
授舍人進吏部侍郎以南江淮宣慰使振夜幽滯號振職  
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貴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  
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  
景龍二年始於脩武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  
十二員身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  
嗣立為大學士滿制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冬義劉子  
玄為學士許稷正德素宋之間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  
州隱為真字士又及余堅韋元且徐彥伯制及學士得從  
其被選者不一凡天子親會法豫吟率相及學士得從  
春幸梨園並渭水被除則賜細柳園辟瀉夏宴葡萄園賜  
朱櫻秋宴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  
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  
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歎慕然皆  
狎猥佻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日劉允齊  
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日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孫女誠節于元  
旦權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隙  
屬易之貶貶感義尉後及為三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



歷領事左右等也世元巨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一輩人廿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漢云

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

尉景遷署汴位即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

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

詔褒除著作郎為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

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為著作佐郎濟國史常曰史官善

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慙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

朱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

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

事中考功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逐長流驩州稍遷台

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

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還賜牙緋

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第全交全字皆有

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為東臺

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用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

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

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  
后覽之嗟賞更雋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祀寵甚之問  
與問朝隱沈佺期劉元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  
問朝隱所爲至六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  
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  
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  
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  
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  
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  
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  
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  
人傳諷睿宗立以獯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  
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  
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  
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  
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  
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  
建安後沈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度信以音韻相婉附屬  
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如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  
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  
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  
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躄勇聞之恐精  
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  
使太原尹嘗坐事沈朱爲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  
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  
能興遂平賊之孫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  
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樂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  
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  
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  
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  
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景龍初自崖  
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  
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  
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  
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  
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  
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

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  
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為左臺監察御史已  
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為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為名御史于  
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贍思立建  
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  
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庸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  
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  
更煩擾之望且青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謚等行  
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  
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  
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構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為  
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為渝州刺史除太僕  
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  
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摘章  
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  
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頓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  
高第之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鏗梁載言入第二  
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鏗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  
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

殿中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  
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  
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  
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  
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  
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  
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  
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  
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編願一見秘書

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

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  
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  
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  
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  
即可環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  
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華擢秘書監邕諫曰  
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  
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讒使孔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惑生則爽

鳩氏且因之未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未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未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未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教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昭身不祈生此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曼嬰見遠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

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准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  
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矜寡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  
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  
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惠  
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既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  
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  
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具葬及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  
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赦舍垢之道棄瑕之美遠思劇孟

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非惟

明王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  
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  
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温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  
習文章文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妄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  
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蠻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  
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妄間正人用則佞人  
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  
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  
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

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  
指爲姦賊于時旣使朝堂守捉嚴固彌天訴地誰肯爲聞  
泣血去國殺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  
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  
人楊思勛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  
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  
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  
愛士人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  
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  
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

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

馬故吉温使

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

忌邕因傳以

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布

就郡杖殺之

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

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

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缺耳後平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邕資豪殷不能治細行清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

渾山工軍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綵髮然世號連錦書疆



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鑄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鳩鳥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蹶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躡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著夷出仗父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安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覓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及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懣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註解時號五臣注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痛

武元十八年

唐列傳

王翰

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韓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  
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香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  
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韓賊故乃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  
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日使願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  
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銜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  
俠飲樂游畋伐立窮愁坐吳道州司馬卒

孫滋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爲  
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  
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送  
幼有文屬思敏言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士火

煇按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

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  
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  
異筆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  
入計哀其文示述李高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  
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  
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  
和風嘉禾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改考功員  
外郎取唐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麟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  
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吟述求降外官增父秩

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拜舍人開元  
間蘇頌齊澹蘇晉賈會韓休許景先及逖與詔誥為代言  
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  
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  
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  
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史因悸  
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  
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  
民故飢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隸管

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葺喪弔者至成不易  
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  
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于簡字  
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  
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  
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  
位以品秩為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為法元和  
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  
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  
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

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  
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  
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  
又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  
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  
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  
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  
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  
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畧等假使諸曹  
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  
糾射八坐玉省內禁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  
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  
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  
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  
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  
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  
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  
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  
擊劍為任侯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竒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一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

青山項弊東麓非本意博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  
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  
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是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  
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  
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  
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畫出其父書旭視  
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  
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  
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  
真卿云是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奚舞刀  
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筆軍使守  
北平北平多虎是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  
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馮之且敗又不信怒罵趨  
之有虎出葉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是馬辟易弓矢皆墜  
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  
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  
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  
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

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疑碧池悉召梨園諸工  
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  
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  
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  
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  
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  
散騎常侍上元初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  
又遺親故書數幅俾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  
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  
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  
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  
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  
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  
竹里館柳浪菜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  
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  
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文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秘書郎集經當世事著書八  
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  
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

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曾司何在訴宰相  
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惑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  
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  
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緝故書可誌者得四  
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  
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  
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  
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  
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今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  
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  
等方悖死即極思析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  
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  
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  
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  
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說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  
事虔虔未之禮問明何所答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  
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默然即曰爾元盡三十年當改元  
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嘗以爲官願守節可以免  
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  
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如果死故虔念其

張通王維

鄭虔

杜甫

鄭虔



言終不附號

蕭穎士字茂挺梁鄆陽王恢七世孫祖品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彞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品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文以言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口是有佳兒吾以是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八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編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

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遜取順守故武帝得  
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  
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  
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  
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  
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  
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耒  
鄴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  
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  
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友穎士往見  
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  
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  
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  
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  
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  
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雄兵攘寇  
皆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  
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  
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

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  
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  
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  
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  
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  
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  
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  
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  
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  
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華時

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  
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畧族弟李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  
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  
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  
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笈屨巖慄或勸其去答曰  
非不能愛其才且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  
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  
野舊者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  
董南事孔述春之博學而巳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  
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適徐谷等善游西觀宗使李栖筠

表常熟王簿毅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據古今  
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中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  
郎中張彥主財賦辟存留京師裴延齡與彥不協存疾  
其薨去官風痺卒彥愈少為有所知自哀州還過存廬山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遊其家殿寘者陳郡人  
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  
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  
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弁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  
喪明終於家初弁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  
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人不墜寄是子  
云徵博聞疆識士和鈎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  
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  
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  
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  
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為河南元帥表掌  
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冉相  
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

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  
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領宿  
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  
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  
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  
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  
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  
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  
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  
給養繁靡群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  
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  
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  
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歛穫未畢先之以清  
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  
之下餓天執爨什于行間日見二三日無餒餒求食死于  
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鬼連墻接棟磨礪以  
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  
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  
乘馬馱驢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  
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罽

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  
然窮疇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騷江  
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  
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太河南  
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  
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  
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  
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  
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  
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  
田南金踰關山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懷而西狂賊失  
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  
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  
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  
方士彼淫巫罔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  
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佛視聽聯伏赤  
墀之下顛顛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  
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  
也臣不諍於君不忘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  
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

之帝吉其切直遂一能東在後以秘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  
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  
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  
校書郎肅復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  
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  
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源明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